

为了那一碧万顷

秦 岭



寸堤段,足迹遍及洞庭湖3471公里一线防洪大堤、226个大小圩垸、11个重点垸、24个蓄洪垸……

湖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所的同志给我讲述了余元君生前最后3天的工作轨迹:

1月17日下午,余元君从长沙母山基地奔赴岳阳市华容县城;18日上午,从华容县城辗转禹山镇,再从禹山镇赶往罗帐湖口,然后从罗帐湖口返回华容县城;下午,从华容县城赶赴东垸村,再从东垸村返回华容县城;19日上午,从华容县城赶往君山区钱粮湖垸分洪闸建设工地;下午4时7分左右,余元君心脏病突发,5时20分,医生宣告不治……

短短3天,他的行程多达600公里,每次就餐只有十几分钟,还连夜开会……在这生命的“倒计时”里,余元君主持或参与的工作有20多项。从这样一份行程表中,我似乎看到了余元君短暂一生的投影。而这段绵密、厚实、清晰的投影,正是他用生命为“只争朝夕”做出的注解。

二

余元君为洞庭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。天道酬勤,他也成为这方面有口皆碑的行家里手。

余元君有许多拿手的绝活儿。比如给他一支笔、一页纸,他就能勾勒出洞庭湖不同区域的水系图、工程分布图,而且速度快、位置准、数据实。有次上级领导深入现场调研,他立即手绘出一张洞庭湖重要堤段、大型泵站、涵闸等水利工程的具体位置图,并标注了相关数据。领导愕然,惊问:“这功夫,怎么练出来的?”

“比起老一辈‘洞庭人’,我真的不算什么。”余元君谦虚道。

“洞庭人”,是余元君时刻谨记并始终生动诠释的身份。他常在党课中讲,当年,前辈“洞庭人”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,骑着自行车、划着小船,甚至用双脚一步一步丈量洞庭湖,用双手一笔一笔画制工程图。我们如果丢掉本色,忘记初心,再强的技术革新,也只能事倍功半。

关于湖区治理,余元君说:“要像绣娘绣花一样,一针一线都不能马虎。”关于防洪,他说:“要像防猛虎一样,时刻厉兵秣马。”关于学术,他说:

“要用撞破南墙不回头的劲儿,钻!钻!钻!”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,余元君总是亲自到现场走访踏勘,决不放弃任何一个细节。段先强告诉我,洞庭湖曾经有一段大堤,治理期间需要对老的、破的、小的涵洞实施拆除或除险加固,余元君常常亲赴现场。其中有一处污水自排闸,洞内污水横流,臭气熏天。大家劝余元君不必亲自进去了。余元君说:“没有调查,怎能言发言权?”说完,匆匆穿上雨靴,拎起手电筒,钻进了漆黑的涵洞。

余元君从涵洞里出来的时候,浑身脏污,散发着刺鼻的臭味儿。当余元君卷起裤脚时,段先强才发现,余元君的腿部出现了大片红斑。

余元君有一双察险情、辨隐患的火眼金睛。2017年6、7月间,湘江和洞庭湖一带普降大雨,余元君多次顶风冒雨深入现场查看,用眼睛对湖区进行地毯式“扫描”,彻夜加班拿出了一份数据翔实、计算可靠的分蓄洪备选方案,为省防指决策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。

余元君脑子快。他通宵达旦撰写的数十篇关于洞庭湖治理的论文,曾获得省级奖励。繁忙的工作之余,余元君不忘“充电”,攻读完硕士学位后,又向博士学位发起冲击。他告诫下属:“紧跟世界科技防洪治理前沿,知识就是引擎。否则,我们的知识结构就会落伍。”

技术,是现代水利工作的关键。大家在技术方面有什么难题、困惑和症结,余元君不仅有求必应,而且主动“传帮带”。2017年,全国河道修防工职业技能竞赛在郑州举行。赛前,余元君亲自抓培训,并陪同技术能手开展野外训练,最终取得佳绩。

2017年,某设计单位对一项除险加固工程中的防渗方案拿不准,特邀余元君把脉。在余元君的指导下,设计单位对工程方案进行比选,最终确定的方案不仅节约了近1500万元,而且稳稳妥妥经受了汛期的考验。

“行走的洞庭湖水利百科全书”——这是大家送给余元君的雅号。

三

中国有句老话:“常在河边走,哪能不湿鞋?”余元君常走的岂止是“河”,那可是数千平方公里的湖啊!可是,余元

君湖边行走20多年,从未“湿鞋”。

这些年来,国家综合治理大江大湖的各类建设项目,资金逐年增加。余元君光是经手的资金就有上百亿元,而且还长期主持技术评审、招投标。为了像守护洞庭湖一样牢牢守住廉政这道大堤,切实加强项目监管,他尽量减少项目法人与项目承建单位的直接接触。有人托关系找到余元君,他总会说:“还是让合同说话吧。”

余元君兄弟姊妹九人,他排行第七,哥嫂均在外打工。修建于20世纪90年代的两层简陋砖混房,在荆岗村算是比较差的。余元君的一个亲戚是个小包工头,希望通过余元君承揽一些小包工程,结果被他一句话挡了回去:“免谈。”

在荆岗村乃至周边县乡,几乎人人都知道余元君是唯一在省城长沙“干大事”的荆岗村人。对于村里的公益事业,余元君一向非常支持,逢年过节返乡,都要自掏腰包给孤寡老人发红包,老人们心里都暖暖的。2007年,村里向在外就业的乡贤筹资修路。大家都盼望通过余元君,让省水利厅支持一把。但余元君对村支书说:“我支持修路,但找领导的事儿,你就别难为我了。”

那次,余元君自掏腰包,先后拿出了5万元。这对当时的余元君来说不是小数目——那时他的孩子才刚刚出生,正是需要花钱的时候。

受余元君影响,他的两个侄子先后考入了大学。余元君三哥的儿子余鑫,在大学里读的也是水利专业,毕业后一直在一家施工公司做临时工,并没得到叔叔在工作上的“照顾”。但余元君常激励他:“只有自己走,才能走出自己。”

余元君深爱着自己的妻子和儿子,可一家三口的“全家福”仅有两张。2018年,余元君第一次休年假陪妻子、儿子远游的首选地,却是四川的都江堰。他对妻子感慨:“都江堰修建两千多年了,仍在发挥作用。洞庭湖的工程也要像都江堰一样修成精品。”

为了这样的愿景,余元君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。他用年轻的生命谱写了又一曲中国水利人践行使命的壮歌,与范仲淹笔下“上下天光,一碧万顷”的滔滔洞庭湖构成了岁月的共鸣。

2019年,余元君被追授“时代楷模”和“最美奋斗者”荣誉称号。

图为洞庭湖风光。 影像中国

遇见

梨树下乘凉是夏日里一件畅快事。茂密的梨树叶子遮盖着阳光,坐在阴凉里,看阳光在梨树叶子上流光溢彩,听一树蝉鸣时高时低。从幽幽的青石板小路走进小院,白墙青瓦的小木楼,青瓦上覆盖了一房顶郁郁葱葱的爬山虎。青石板院坝里一棵老梨树,主干粗壮,树身上的纹路如沟壑、如断壁。正值盛夏,酷暑难熬,走进小院,浓荫密密,绿风荡漾。老陈坐在梨树下,眯着眼睛,哼着小曲儿。见有人进了院子,赶快让座。快来,快来,这梨树下有细风,凉快呢。

没等我们坐下来,老陈伸手摘了梨树上一颗梨子递过来。一尝,入口化渣,满口汁水,一行人连口称赞:好吃,好吃。老陈笑说:老梨树结的。

坐在梨树下,老陈兴奋地对我们的说:这颗梨树是爷爷栽下的,院子改造了好几回,可这颗梨树一直长在这里。只要说,陈家梨树那户人家,村里无人不知。地里干活累了,回到院子里,梨树下坐一坐,微风吹来,劳累顿时消了一截。人越活越老,这颗梨树却精神得很,越活越挺拔。一次,见老树干上抽出一股新枝来,这新枝开花、结果,结了好大一盏盏灯呢。你看,梨子多美,多像一盏盏灯!

我们抬头一看,树枝上一颗颗梨子在阳光里晃动,仿佛有光在摇曳。小院子周围全是挂满“灯”的梨树,收梨子的车子就停在树下,人们咧着嘴笑,摘满一篮子梨子,就递给车上的人。树枝摇晃拍打着车子,有梨子掉在人们头上,惊起一片爽朗的笑声。整个村庄弥漫着一阵阵梨香。

老陈笑着说:村子里上千亩的梨树,都快四五十年了。想想,那时候自己三十多岁,栽梨树还真是不容易,每一棵梨树都有一个故事。

先说这棵栽在田坎上的梨树吧。顺着老陈手指的方向看过去,一棵老梨树树皮开裂纵横,树枝沧桑蜿蜒。这棵老梨树不言不语,站在高高的田坎上守着这一园子的梨树。这是最早栽下的梨树了。那时候,村里人还喊我小陈。大家说,小陈,梨树能当饭吃?我不服那口气,不在大田地里栽,就把梨树栽在田坎上。第二年开始挂果,第三年这棵树上的梨就卖了近百元。当时,村里传开了:多栽苍溪雪梨树,不到几年就致富,要是栽上百十株,保你当上万。一下子,村里家家户开始在田坎上栽梨树,有的甚至在大田地里也栽上梨树。记得1984年,雪梨大户卢履清去北京参会,还把这颗梨树命名为致富一号树。

一号树,就是示范树,就是带头树。这一园子的梨树,这一半坡的梨树,春天,满树白雪;初秋,果实摇曳。让人一看,心里总是满满当当的激动。

致富奔小康,这雪梨树是立了大功的。这一村子的人,都靠雪梨致富了。

跟随老陈在梨树园里转悠,有一种甜润的气息充满心田。走到一棵歪脖子梨树下,老陈停下来,慢慢讲述起来。别小看这颗梨树,它是坚强树。栽了三回,才栽活。湿地栽树,开始长得好好的,长着长着,就缩回去了。后来先排水,地里垫上一层枯草树叶,再刨坑栽树,终于在这里把梨树栽活了。老陈露出一脸的骄傲,一阵风吹来,歪脖子梨树摇晃身姿,像是在向人们致敬。

原来,是乡党委书记带着几个同志,来给老陈送“光荣在党五十年”纪念章。金灿灿的纪念章挂在老陈脖子上,老陈一个劲摸着纪念章,激动得泪眼汪汪。

王书记也激动地说:这一园子的梨树见证,你老陈千值万值。

看看一行人,看看满山坡的梨树,老陈深深鞠躬。满目青山,其实,老陈也是一棵历经风雨的老梨树了,他甜了这里的一方山水,甜了这一村的乡亲。



图片来源:影像中国

梨树,甜了一方山水

李 汀

我把我的感觉告诉老陈,他哈哈一笑说:当然,它们都认识我这老头子了。

说着,老陈带我们来到梨园山腰一老井处,见一股细水从一岩石缝流出,水光闪烁。侧耳细听,似有轻轻的水流声。令人惊奇的是岩石上有一老树,数丈之高,树身需两人合抱,树根却把这岩石团团抱住。岩石多洞,每个洞里都是老树的根须。老陈笑说:村里人看重这树呢。啥子树,大家猜猜吧。冬青树?香樟树?老陈摇摇头,又笑说:梨树,野砂梨树。一行人一脸迷惑,异口同声地重复道:野砂梨树?

老陈接着说:我们村开始发展梨树,就是先育这种野砂梨树,再在上面嫁接雪梨树呢,多艰辛的过程啊。

野砂梨,果皮褐色,拳头大小,汁多,酸甜。而清朝的《苍溪县志》载雪梨:“肉白如雪,味甘于蜜,清香无渣,入口即化……”由酸到甜,由砂梨到雪梨,梨子相伴人类走过了多么漫长的路程。由此看来,那时的苍溪雪梨已经在不断选育优化,品种众多了。到如今,有了早熟翠冠梨、中熟黄金梨,以及晚熟雪梨。不过,大家念念不忘的还是那肉白如雪、入口即化的雪梨。记得家乡集市上,卖雪梨不带称,而是按个卖。将一颗一颗雪梨摆于地上,小的,一斤多;大的,两三斤呢。椭圆形的雪梨,就像一盏盏的马灯,站在地上等着上门的顾客。

老陈乐呵呵地说:人一辈子要干很多事,我老陈就干了一件事,种了一辈子的梨树。

梨园小路上走来一行人,有人高喊:老陈,老陈,出来领奖了!

七十多岁的老陈,几步跨出梨园,激动地说:吼这么大声干啥?啥子奖,我一个老头子还有奖吗?

原来,是乡党委书记带着几个同志,来给老陈送“光荣在党五十年”纪念章。金灿灿的纪念章挂在老陈脖子上,老陈一个劲摸着纪念章,激动得泪眼汪汪。

王书记也激动地说:这一园子的梨树见证,你老陈千值万值。

看看一行人,看看满山坡的梨树,老陈深深鞠躬。满目青山,其实,老陈也是一棵历经风雨的老梨树了,他甜了这里的一方山水,甜了这一村的乡亲。



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。这是当年范仲淹笔下有关“八百里洞庭”的千古绝唱。自古以来,洞庭湖以广揽湘、资、沅、澧“四水”的情怀和吞吐万里长江的气概,抚育了无数杰出儿女,谱写了一曲曲人间壮歌。

2019年1月19日,一位年仅46岁的洞庭之子——余元君倒下了。他随身携带的党费证,记录永远停留在2018年12月的最后一笔党费。

余元君,生前系湖南省水利厅副总工程师兼洞庭湖水利工程管理局总工程师。

一

一湖洞庭水,多少天下事。新中国成立以来,洞庭湖区是全国著名的商品粮基地,也是湖南省粮棉等经济作物的重要生产基地,更具有天然的、无可替代的调蓄功能。

洞庭湖是一块宝地,可这块宝地不平静。1972年出生于湖南省临澧县荆岗村的余元君,从小就见证了旱涝无常带给洞庭湖区乡亲们种种困难。“男儿立志出乡关”。1990年参加高考的他毅然选择了天津大学水利水电工程专业。为了不给贫寒的家庭增添负担,他挤出课余时间做家教、摆地摊,弥补学费不足。当年的同学至今记得余元君苦读攻关的情景:两个馒头,一包榨菜,机房里一待就是一整天。在做毕业设计时,他是全年级唯一一个选择用计算机编程做拱坝应力分析课题的学生。

大学毕业后,余元君婉拒了多家单位的工作邀请。他说:“故乡,有我的‘母亲湖’。”从此,湖南省水利系统多了一个“拼命三郎”。

洞庭湖水情复杂,余元君迎难而上,在湖区披星戴月、摸爬滚打。从普通技术员到业务骨干,再到复合型领导干部,余元君身份不断调整、变化的背后,是“俯首甘为孺子牛”的任劳任怨和“天地为栏夜不收”的拓荒前行。

多年来,余元君身兼省水利厅副总工程师、洞庭湖水利工程管理局总工程师,同时还负责洞庭湖重点工程的建设和管理。他主持或分管的工作,都是水利系统难啃的“硬骨头”、难跨的“铁门槛”。但是,不管多硬的“骨头”,他都要千方百计啃下来;不管什么样的“门槛”,他都要想方设法跨过去。

“一年365天,余元君有一半多的时间是在湖区度过的。”岳阳市君山区水旱灾害防御事务中心主任段先强对我说:“他腿勤,经常深入一线。”

我从余元君的工作日志中发现,仅1999年这一年,余元君就出差101天,加班96次。“纸上得来终觉浅,绝知此事要躬行”。余元君不满足于稳坐“中军帐”推演沙盘。他风里来、雨里去,行走四方,在湖区堤防建设中推广刚刚开发的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材料。他说:“这些新东西如果不亲自过目、动手,我睡不安稳。”参加工作25年来的9000多个日日夜夜里,他几乎踏遍了湖区的每一

一齐向你走过来,让你的思绪一下延伸到更远的地方。

蜿蜒的予午岭仿佛已经在时光里站了很多年。当年,解放军战士,全国各地的转业军人,地方干部和青年学生,一代又一代的造林人来到这里。他们肩挑手扛,见河架桥,逢山取土,挖窑洞,搭草房。从冻土里顶出的第一粒鹅黄色的芽尖,到山坳里被雪覆盖的幼苗,一直到漫山遍野的松树、柏树、桦树、杨树,全都长成茂密的森林。密林深处点缀着玛瑙一样红得耀眼的酸枣,淡紫色的狼牙刺花散发着

清香。群山环抱的湖泊像一面光洁的镜子,映衬着高远的蓝天。水面上偶尔出现的野鸭和鸳鸯,给静美的山林增加了诗意。

多年前的华池,人丁稀少、田园荒芜,水土流失令河床干涸。大批农民进城务工,造成土地撂荒。近年来,响应国家退耕还林和庆阳市“再造一个予午岭”的号召,华池迅速在全县范围内实施退耕还林、三北防护林工程和元城河为主的小流域治理项目。予午岭下,葫芦河两岸,红旗猎猎,人如潮涌。当年如火如荼的建设场面,在这片土地再次

上演。公路两旁、河流两岸、庄前屋后,只要有土的地方,肯定会有树苗的生长。油松、刺柏、洋槐、柳树、苹果树、杏树、梨树、枣树……我们可以让群山吐绿,也能让万壑含翠。那些白色的、红色的、粉色的、蓝色的花朵和果实,装点着焕然一新的华池大地,也用她们的甜蜜哺育着华池人的幸福生活。

如今的华池县,不仅是令人瞩目的红色革命老区,也是绿色的陇上新城。宽阔平直的公路,鳞次栉比的楼房,车水马龙的街道,热闹开心的广场,处处绽放着华池人发自内心的幸福笑容。

绿意华池

付兴奎

地处予午岭山麓的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,俨然一本厚重的大书。随便翻开一页,都能让你领略到历史风云与时代变迁。

你可以沿着柔远河边的环城跑道漫步,也可以对着大楼后面莽莽苍苍的山林,喊上一嗓子黄土味十足的信天游,还可以站在荔园堡的纪念碑下,默默回望一段红色历史。而新落成的南梁革命纪念馆,一进门便将你带进了硝烟弥漫的战场。那些被子弹穿透被战火烧破的军衣,旧纱布裹着的药包,开荒时用过的锄头,从时光深处,

大地